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文库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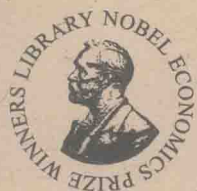
NOBEL ECONOMICS PRIZE WINNERS LIBRARY

劳动力市场调整

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短期动态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克里斯托弗·A. 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著
沈国华 译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CAMBRIDGE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文库

劳动力市场调整

兴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短期动态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克里斯托弗·A. 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著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NOBEL ECONOMICS
PRIZE WINNERS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力市场调整: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短期动态分析的
微观经济学基础/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 C. A.)著./沈国华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文库)

书名原文: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Short-run 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Dynamics

ISBN 978-7-5642-2046-4/F·2046

I. ①劳… II. ①皮… ②沈… III. ①劳动力市场-研究
IV. ①F2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957 号

- ☐ 责任编辑 袁春玉
-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 ☐ 责任校对 胡芸 林佳依

LAODONGLI SHICHANG TIAOZHENG

劳动力市场调整

——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短期动态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克里斯托弗·A. 皮萨里德斯 著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00mm×960mm 1/16 13.5 印张(插页:1) 226 千字
定价:55.00 元

图字:09-2012-327 号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Short-run 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Dynamics (ISBN 978-0-521-10606-1) by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201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2015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般讨论非均衡交易问题以及专门论述通货膨胀、失业和货币汇兑问题的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表面上看,“革命”的理念似乎就是放松充斥新古典经济学家著述的完全信息假设——如果没有奈特(Knight)、希克斯(Hicks)、罗宾斯(Robbins)、哈耶克(Hayek)、凯恩斯(Keynes)以及许多其他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贡献,那么,这场革命几乎就不可能发生。不过,我们只有进一步引申放松这一假设的含义,才能触及一场革命的要害,而在30年代,经济学家似乎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是别人而正是最伟大的不确定性问题信奉者之一的凯恩斯的著述引发了混乱和论战,从而掩盖了许多问题,并且驱使经济学家回避由于存在不完全知识而产生的问题,热衷于研究完全确定的世界。

今天,经过四十年的论战,要迈出自然的一步似乎已经显而易见。简言之,不完全信息意味着按照非均衡价格进行交易,而按非均衡价格进行交易则意味着事后系统绝不会与事前系统相同。预期会形成,而且会根据系统发出的补充信息并随着已知信息的过时而进行修正。通往非均衡交易序列理论的大门业已打开,货币作为一种人们愿意持有的储备手段的存在,与通货膨胀、失业和其他有关未来的观点并存。然而,所有这些首先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以及其次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意义仍然处于热议之中。

回望20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发现凯恩斯和希克斯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畏缩不前。不过,我们要感谢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最近在这个领域所开展的系统研究,其中,斯蒂格勒(Stigler)、阿尔钦(Alchian)、菲尔普斯(Phelps)、克洛尔(Clower)和莱琼霍夫德(Leijonhufvud)是最杰出的代表。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经济学家群体所提出的问题,但将尽可能回避对有关不同思想流派的观点以及静态解

或动态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数学论证的争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个基于个体最优化的一般框架,并根据这个框架来分析非均衡市场之间的交互影响。我们先来考察当劳动力市场不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而商品市场被假设处于希克斯暂时均衡状态时企业与家庭在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最优行为,并且把它作为达到本书主要目的的第一步。

本书要分析的问题是一些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贯穿本书的中心问题是:当家庭和企业按照基于不完全信息所形成的预期进行交易时,市场如何协调其活动并最终如何随时间动态运行?本书主体部分所构建的框架被证明可用来分析非均衡交易、预期、通货膨胀、失业和其他比较传统的一般宏观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问题。有关个体行为的传统结论大多被证明是支持本模型框架的,但传统模型避而不谈的其他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笔者对不完全信息和非均衡交易问题的兴趣可追溯到在埃塞克斯第一大学求学期间,在那里受到了当时一些访问经济学者特别是 R.W.克洛尔教授、F.P.R.布瑞切林(Brechling)、D.T.莫滕森(Mortensen)以及他们周围其他学者论述的各种理论的影响。不过,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做题为“信息不完全市场上的个体行为”的博士论文时形成的。当时我的导师是 M.森岛通夫(Morishima)教授,他帮助我形成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初步想法,并且非常巧妙地展示了新古典模型的威力和缺陷,从而使我能够通过坚持这个主题形成新的思想。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并有机会与 J.布莱克教授、D.梅特卡尔夫(Metcalf)博士和 J.M.奥斯特洛伊(Ostroy)博士一起讨论问题。布莱克教授审阅了本书的最终稿,并且纠正了许多差错。书中难免还有谬误,责任当然由笔者自负。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不仅是因为在我写书期间她给予了我鼓励,而且还因为她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克里斯托弗·A.皮萨里德斯

目录

序/1

第1章 引言/1

调整问题/1

模型预览/7

第一篇 生产商

第2章 对企业的劳动力供给/13

对本企业工资率的依赖/14

对其他企业工资率的依赖/18

第3章 生产与劳动力需求/22

利润最大化与边际生产率理论/22

短期决策过程/26

浮动工资制下的工资选择/29

固定工资制下的用人标准选择/32

总结与结论/35

第4章 工作邀约:动态性质/37

解的性质/37

工资报价和用人标准的动态演化路径/42

总结与结论/47

第 5 章 劳动力供给与价格变动/49

劳动力供给变动/50

价格变动/56

总结与结论:对市场运行的初步分析/61

第二篇 劳动者与消费者

第 6 章 求职/67

决策过程/67

个人终身工作与效用函数/69

最优接受策略/74

第 7 章 消费与储蓄/77

消费决策时间安排与不确定性解析/78

效用函数与消费约束/83

将消费决策纳入求职模型结构/87

第 8 章 消费与求职之间的交互影响/91

消费总支出对求职的依赖/91

本期消费支出/96

储蓄与未来消费支出/102

总结与结论/104

第 9 章 求职:动态性质之一/106

保留效用水平的动态演化路径/106

储蓄在求职期间的作用/111

数学附录/116

第 10 章 求职:动态特性之二/117

风险行为/117

工作邀约分布变化/118

对最优接受策略影响的分类/126

总结/129

第 11 章 失业与在职求职/131

求职持续时间/131

辞职求职与在职求职/137

第 12 章 劳动力市场参与和求职/143

劳动力市场参与和丧失信心:问题/143

劳动力市场参与和丧失信心:各自的特性/147

辞退与辞职/153

第三篇 市场交互影响

第 13 章 短期均衡与长期扩展/161

工资可变性的持续/161

长期扩展/169

总结/176

第 14 章 短期宏观动态分析初步/177

浮动工资动态分析:菲利普斯曲线/177

固定工资动态(分析):乘数/185

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短期动态分析:综合/188

第 15 章 结论/197

平装本再版跋/201

参考文献/202

第 1 章

引 言

调整问题

经济学旨在研究由一些欲望无法通过可支配资源而得到充分满足的个体组成的系统的运行问题。系统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的工作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但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对阐述“经济科学”基本原理的原创性学说进行扩展、修正和重心转移。以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为标志的早期经济学发展的转折点似乎就是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和瓦尔拉斯(Walras)的独立发现:有关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增量价值”理论。一旦明白对于经济决策重要的是“增量价值”而不是“总量”时,就应该运用计算理论和力学方法——确切地说,就像物理学家那样运用计算理论和力学方法。这一发现的潜在意义甚至超越了一些最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发现^[1],而且终于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毫无争议的成功为经济学在科学界的低级排名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倘若有人试图挑选一个能够支撑从早期到现在全部经济学重要著述的原理,那么就有可能甚至一直找到新古典学派还不一定能够找到,不过在这里停留下来仔细寻找就能找到这个原理。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原理在古典学派那里相当含蓄、内隐,但自从新古典学派诞生以来就变得明确、清晰起来;可以把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归为一类,并且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用马歇尔(1921:第 21 页)的话来说,“经济学家研究个体的行为,不过是联系社会生活而不是个体生活来研究个体的行为”。

[1] 马歇尔是最著名的怀疑论者。请参阅《经济学原理》第 1 版的序,第 8~9 页。Smolinski (1973)指出,马克思远比通常认为的更加赞同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

经济学家首先感兴趣的是群体行为以及由群体构成的市场的表现。这里的群体可以是整个世界,也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封闭的经济体、行政区,甚至是一个工业集团。也许是理论所涉范围的量级区分了有关我们这个主题的最大分野,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分野。然而,有一个范围量级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绝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它就是个体。再用马歇尔的话来说,经济学家“也关心个体,但完全不关心个体的性格和脾气”(同上,第21页)。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通常会考察“典型个体”或者“平均个体”,目的就是要考察一个由这样的典型个体组成的群体或市场的行为或者表现。

在典型个体研究中,我们常常会煞费苦心解释他们的行为。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典型个体:规定一些个体必须遵守的一致性标准,然后结合给定的一致性标准和个体的生存环境来考察他们的行为。我们规定的一致性标准通常就是典型个体始终追求的自身福利最大化。个体会观察外部事件和他人行为及其对影响其自身福利的变量的效应,并且采用按所观察到的变量值去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回应。

率先用公式精确表达这种思想的新古典学派坚信,个体与经济生活有关的全部行为都是出于自利的动机,而经济因素被认为在最终推动社会动态发展方面是第一重要的。因此,早期的经济学家——通常包括上一代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研究应该基于追逐私利假设的观点为理解工业社会的未来提供了线索。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的卷首就亮出了这一观点,并且把竞争和集体所有制说成是“每个个体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这种行为准则最适合自己去达到目的,因而自由选择这种行为准则的结果”(同上,第5页)。贯穿于《经济学原理》的贫困最终是会被消灭的,乐观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特征。使马克思的学说与凯恩斯的学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者认为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由自利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的灭亡,而后者则认为求助于中央集权就能拯救资本主义,而且还能达到新古典学派所追求的均衡状态。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外部事件和他人行为既定的条件下,个体总是选择他们认为能促进其福利的行动方针。

这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重要例外,论述调整到均衡状态的文献没有讨论个体在离开均衡状态后的决策过程,因此没有求得个体最优化对于整个经

济系统所意味的动态过程,^[1]但却采取了一种最终均衡——通常是新古典均衡——的立场,并且为这种均衡状态的稳定性求得了过度需求函数的充分条件。迄今已知的充分条件是关于过度需求函数集合的数学约束条件,它们与经济学约束条件只有很少的关系,或者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还没有最优化的个体采取的已知的理性经济行为被证明会导致确保新古典主义均衡的稳定性所必需的约束条件——而且,就目前的水平而言,这样的证明还真看不出不能站住脚。希克斯对马歇尔及其同时代学者提出的“机械”调整理论没有重提经济问题所表示的担心似乎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一种依赖于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经济学调整理论,这正是我们要在本书中解决的问题。^[2]

我们从考察资源、技术和偏好都固定不变的一个抽象经济体开始。在这个经济体中,每个个体都能观察到许多影响他们效用(或者利润,如果个体是生产商的话)的变量的取值,并且会通过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对这些变量的变化做出回应,以便使自己的效用始终处于最大化水平。他人的行动或者外部事件(自然)会导致相关变量值发生变化。从个体的角度看,导致变量值变化的原因与他们无关。如果某个给定变量的值从 a 变为 b ,那么,无论引起变量值变化的是他人的行动还是自然,个体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出回应。我们把这样的个体称为“原子个体”,并且把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市场称为“原子市场”。

假设在时点 t ,一些相关变量的当期值以及个体对未来的预期给定不变,原子市场上的每个个体都计划采取能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则我们就说这个市场在 t 时处于个体均衡状态。现在假设每个个体都试图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果预期发生变化,那么,某些个体实现计划的尝试就会遭遇挫折;从总体来看,市场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

在 $t+1$ 期,没有实现计划的个体就会根据自己在 t 期的经验修改自己的计划。

[1] Koopmans(1947:第9章)和Arrow(1959)通常被认为是最先观察到这个现象的作者。不过,早在1946年,萨缪尔森对机械调整理论进行现代形式化表述后不久,希克斯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在他的《价值与资本》(第2版)的卷末指出:“不过,要想理解经济系统,我们必须了解更多的东西,最终还得重新提到人们的行为和行为动机。”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方法论问题更加详尽的讨论,除了以上文献外,还可参阅希克斯(1965)《价值与资本》第1篇的内容。

[2] 机械调整理论的先驱是萨缪尔森(1947:第9章),他拓展了瓦尔拉斯的“拍卖”思想(瓦尔拉斯几乎想把“拍卖”解释为某些市场上的实际调整方法,但被新瓦尔拉斯学派所舍弃)。Negishi(1962)以及Arrow和Hahn(1971:第11~第13章)研究过这个文献,而Hahn(1970)对它有过评论。最近,一些作者沿着个体一行为路径重新考察了调整问题,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Fisher(1970,1972,1973)、Diamond(1971)和Winter(1971)的尝试最值得关注。

因此,在 $t+1$ 期会出现新的个体均衡,个体再次进入市场,并且再次试图实现自己的计划。其中,有些个体可能会取得成功,但另一些却不能——在任何情况下, $t+1$ 期的事后状态肯定不同于 t 期的状态,因为个体(事前的)的均衡状态不同。只有当每个个体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总体均衡状态才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完全成为现实,因此,任何个体都不会跨期修改自己的计划,而且(在静态经济中)相同的均衡状态会在时间上重复出现。^[1]

如果偏好、资源和技术保持不变,并且相继的事后状态之间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就说经济系统正在调整之中;如果事后状态之间的差异随时间变小,那么,我们就说经济系统是稳定的,并且趋向于某种均衡;如果差异没有显示缩小的迹象,或者缩小后又扩大,那么,我们就说经济系统不稳定。不过,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停止全部的经济活动。经济系统有可能发生周期性摆动或者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调整问题”涉及对一个初始不均衡系统的事后运行路径特征进行研究。

一个系统的事后运行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个体的计划;二是个体计划互不相容时决定实际行为的规则。经济学理论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答案——个体计划根据预期形成,但没能令人满意地回答第二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经济学家才不得不提出一些旨在回避统一的最大化原则并通常被归入“调整问题”的特定假设。

当个体计划互不相容时,我们就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定每个个体在每个时点上的期望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二是确定某些个体在某个时点 t 上的期望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对其在时点 $t+1$ 上的期望行为的影响。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找到符合经济行为一般准则并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假设。因此,上面说到的特定假设被设计成:(1)当个体计划互不相容时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快速修订计划,直到出现全部期望行动都能付诸实施的情形;(2)计划修订期间允许一定的交易,但假定这些交易不会影响最终的均衡状态。在特定的价格信息条件下,前一个假设是与瓦尔拉斯和埃奇沃斯(Edgeworth)的姓氏联系在一起的;后一个假设则与马歇尔和希克斯的姓氏相联系。为了确保计划修正过程不会持续多个时期,瓦尔拉斯虚构了一个能够高效率提供全部正确信息的拍卖师,而埃奇沃斯则通过允许“重订契约”来回避必须解决的交易“错误”问题。于是,个体可以修改契约,直到每个个体的期望行动都得以实现。

[1] 想了解关于均衡方面的论述,请参阅 Hayek(1937)。

马歇尔省却了虚构,并且允许交易按任何价格进行,但也付出了假设“某个郡城谷物市场”是典型市场的代价。如果个体在某一给定市场上只支出其一小部分的收入,那么,他在这个市场上犯的误差不会对这个市场或其他市场的表现产生明显的影响。希克斯(1946:第127~第129页)更加关注非均衡价格交易的影响效应,但目的是要找到被马歇尔忽略的错误的误差效应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系统分析交易可按任何价格进行时的调整问题。不过,他还是指出,他所说的“错误交易”通过在均衡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商品交易来重新分配收入,从而产生追加财富效应。他有点难以令人信服地总结道,如果“在定价方面表现出足够的智慧”,那么,关于追加财富效应的不确定性就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诫读者“这种情景看来是要回避普通的供求关系分析工具”。

现在,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考察一个有 n 种商品在 n 个原子市场上交易的经济系统的调整问题。假设每个个体具有相同的初始禀赋,并且各自选择一个需求和供给向量作为自己的可能占优价格向量。如果有一个能使所有期望需求和供给都可实现的价格向量,那么,这个价格向量就是均衡向量,而经济系统就处于(瓦尔拉斯需求与供给)均衡状态。调整问题涉及根据任意给定初始价格向量 $\mathbf{p}_0$ 对系统进行动态分析。具体而言,我们想知道最优个体行为是否意味着 $\mathbf{p}_0$ 最终会趋向于 $\mathbf{p}^*$ 。在经济学文献中,这个问题通常被表述为:需要哪些限制个体行为和交易安排的约束条件才能保证 $\mathbf{p}_0$ 趋向于 $\mathbf{p}^*$? 前一个问题与分析基于个体行为调整的关系显然比后一个问题更加密切。

设 $\bar{\mathbf{x}}_i$ 为个体 i 在 t 期的初始财富,又设 $\mathbf{x}_i^*(\bar{\mathbf{x}}_i, \mathbf{p}_t) = \sum_i \bar{\mathbf{x}}_i$ 为个体在其资源和市场价格给定情况下的期望财富。均衡价格可以通过令商品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来确定,也就是下列方程式的解:

$$\sum_i \mathbf{x}_i^*(\bar{\mathbf{x}}_i, \mathbf{p}_t) = \sum_i \bar{\mathbf{x}}_i \quad (1)$$

现假设存在唯一的解 $\mathbf{p}_t^*$ 。如果 t 期的实际成交价格 $\mathbf{p}_t$ 碰巧等于均衡价格 $\mathbf{p}_t^*$, 那么,个体的禀赋向量 $\bar{\mathbf{x}}_i$ 的构成与交易无关——唯一重要的是它的总值 $\mathbf{p}_t^* \bar{\mathbf{x}}_i$, 个体的“收入”由禀赋向量的总值决定。这样,在一个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上,每种商品所拥有的数量并不参加过度需求函数的确定,因为均衡价格同时决定每种商品的相对吸引力和个体的收入。

现在,令实际价格向量 $\mathbf{p}_t$ 不同于均衡价格 $\mathbf{p}_t^*$ 。按照定义,方程(1)不能成立,

因此,对于个体 i ,实际需求和供给 $\mathbf{x}_{it}$ 不同于期望需求和供给 $\mathbf{x}_{it}^*$ 。于是,每个个体 i 的实际向量与期望向量之间的关系可由与最优行为有关或者无关的交易安排给出。我们可把交易安排与个体行为联系起来,不过,可先假设一个与最优化没有关系的简单交易安排。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是完全忽略交易的,因此,根据给定交易安排推导最优个体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

假设我们有一个能给每个个体 i 带来向量 $\mathbf{x}_{it}$ 的交易安排,如果 $\mathbf{x}_{it}$ 不同于某个个体 i 的 $\mathbf{x}_{it}^*$,那么,个体就会修改自己的计划,并试图再次交易。这样,调整分析就要考察动态交易序列或者非均衡市场动态序列。现在很明确,给定交易安排,实际向量 $\mathbf{x}_{it}$ 就取决于期望需求和供给 $\mathbf{x}_{it}^*$ 以及初始财富向量 $\bar{\mathbf{x}}_{it}$ 的构成。例如,如果交易安排要求市场空方居于交易的支配地位^[2],那么,个体的初始禀赋及其与总量的关系决定个体的某些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在这个交易安排下,对总供给过剩的商品有超额需求的个体(以及对总需求过剩的商品有超额供给的个体)就能达到其所期望的那个点,而且没有一个个体会“逆着市场”行事。这样,每个 t 期的初始禀赋构成都会参加期末处于支配地位的实际数量的确定,并通过实际数量影响 $t+1$ 期的期望需求来参加未来期望需求的确定。历史在这个模型中起重要作用。

个体 i 对某种商品 j 的实际需求(或供给)量与预期需求(或供给)量之间的差异影响未来行为的效应可被分为所谓的“分配效应”和“溢出效应”。分配效应起源于由“错误交易”引发的财富重新配置,既可能出现在一个市场上,也可能出现在多个市场上——这里的分配效应与均衡经济学中的财富效应的唯一区别就是它们的起因不同。就像财富效应把不确定性纳入市场均衡分析那样,分配效应把额外的不确定性引入非均衡市场分析,并且因此成就了一个更加令人生疑的忽略财富效应的市场理论。^[3]

溢出效应会渗入非均衡市场之间的交互影响中。通常,个体通过选择自己的需求和供给来考察其同时进行交易的所有市场。最终达到的计划需求和供给就是能使他们在所有市场上按给定价格最优配置其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现在如果一个市

[1] 讨论这一段和上一段中问题的最早文献是 Clower(1965)的文献。相关文献在不断增多,试图把货币引入交易序列,并且证明货币作为交易手段所发挥的明确作用,从而避免必须采用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Patinkin)方法来处理货币的尴尬。请参阅 Hahn(1965)、Clower(1967)、Ostroy(1973)及其他参考文献。

[2] 如果 $\mathbf{x}_{jt}^*$ 是商品 j 的总需求, $\bar{\mathbf{x}}_{jt}$ 是该商品的总供给,那么, $\mathbf{x}_{jt} = \min(\mathbf{x}_{jt}^*, \bar{\mathbf{x}}_{jt})$ 。

[3] 因此, Hicks(1946:第127~第129页)只考察了“错误交易”的分配效应,忽略了溢出效应。

场实现的交易与计划交易不符,那么,交易者在所有其他市场上的均衡就会被打破。因此,他会重新考虑自己在所有其他市场上计划的行动。用帕廷金(1965:第235页)的话来说,一个市场上的实际交易与期望交易之差会“溢出”到其他市场。

在通常情况下,溢出效应会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当某些购买力在其原先指向的市场上得不到满足(在这些市场上,实际需求小于期望需求)时,一些市场会出现追加需求;二是当一些计划销售在其他市场上没有实现(实际供给小于期望供给)时,一些市场会出现计划支出减少。但不管怎样,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不发生作用是毫无道理的。举例而言,如果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不能实现,那么,对这种产品互补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尽管有追加购买力释放到所有其他产品市场。

给定交易安排,对调整期间个体行为的研究就应该关注如何回应一个或更多市场实际交易和期望交易之间的缺口。如果某一给定缺口引发的回应又导致更多和更大的缺口,那么,经济系统就是内在不稳定的;但如果缺口引发的是自纠式回应,那么,系统就是稳定的。因此,调整问题牵涉到发现令人满意的交易安排以及考察在这样的交易安排下个体如何回应非均衡需求量和供给量。^[1]

模型预览

在以下各章的模型中,我们将考察一个静态经济体的调整问题。在这个静态经济体中,可用于生产的资源、技术和个体行为主体的偏好固定不变。为了单独考察一个市场不均衡对其他市场运行的影响,我们假设只有劳动力市场不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中枢机构能为相同技能的劳动力规定独一无二的工资率,并且保证劳动力期望需求和供给能够按照市场主导工资来实现。这样,劳动力市场上就有一个关于各种技能的工资率分布,但没有一个劳动者得到按自己所观察到的工资率想卖多少劳动力就能卖多少劳动力的保证。同样,也没有一家企业被保证自己能按自己所出的工资想买多少劳动力就能买到多少劳动力。

[1] 有关本书所定义的调整的文献快速增加,以至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列入参考文献。Clower(1965,1967)、Patinkin(1965;特别是第13章)、Leijonhufvud(1968;特别是第2章)、Stigler(1961,1962)、Phelps等(1970)等都是该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献。值得一读的文献有Negishi(1965)、Hahn和Brechling(1965)、Radner(1970)、Arrow和Hahn(1971;第11~第14章)、Diamond(1971)、Winter(1971)、Barro和Grossman(1971)、Fisher(1972,1973)、Ostroy(1973)、Howitt(1974)以及Rothschild(1973)的综述。

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易是分散进行的,而所假设的交易安排是连续求职模型^[1]的一个变体。于是,企业通过选择工资率和招聘员工来提供工作邀约,劳动者则负责通过向企业求职来了解企业所出的工资以及是否有自己能够胜任的空缺职位。因此,在这样的交易安排下,价格是由买方确定的。通常,我们会假设交易量要么是按所观察到的工资标价出售的数量,要么就是0。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能够胜任企业所提供的工作,企业就让他按自己所出的工资每天想工作多长时间就工作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胜任所提供的工作,那么,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需求就是0;如果能够胜任,那么,他的工作时间需求就是无穷大(这个无穷大要加引号,是指大于劳动者所能供给的时间)。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量可能是由其他交易安排决定的。例如,企业想开一家每天一班做工10小时的工厂。因此,它就希望每天向每个员工购买不多不少正好10小时的劳动。这样,实际交易量不是10个单位就是0。就交易量而言,这个模型对于这样的交易安排变差是稳健的。

交易安排的关键约束条件就是交易必须发生在提供职位的企业与寻找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由于没有中枢机构传递有关工作邀约和潜在求职者的信息,因此,雇主与劳动者都无法获得可利用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这种交易安排会导致信息不完全,并且迫使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连续决策。此外,每家企业和每个劳动者所掌握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受各自市场经验的影响。

可以证明,在我们所假设的交易安排下,最优个体行为意味着工资报价分布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工作接受水平分布相互影响,而且短期内不一定会出现任何特定的(非随机)均衡趋势。这样,就会有一个处在总体不均衡状态下的劳动力市场序列。但是,劳动力市场参与者总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和最优选择的计划采取行动。

除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序列外,我们假设还存在一个商品市场序列,并且商品市场序列在任何时点都处在暂时的供求均衡点上。商品市场序列会与劳动力市场序

[1] Stigler(1962)构建的求职模型虽然不是连续求职模型,但却是最早的求职模型之一。Hutt(1939:第3~第4章)的模型虽然比Stigler整整早了23年,但几乎不为人知。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讨论,请参阅Alchian(1970)。关于连续模型分析,请参阅Reder(1969)、Holt(1970)、Phelps(1970)、McCall(1970)、Mortensen(1970a, b)、Gronau(1971)、Salop(1973a)和Whipple(1973)。Phelps(1969)和Rothschild(1973)的文献中有两篇相关文献的局部综述,而Corina(1972:第5章)的文献中有一些关于劳动力市场运行理论模型的讨论。